

123.84
E
1

孟子集註

廣德館校正

一



拾冊之內

吉田

藏本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

說字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

受業于思之門

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一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

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

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文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

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

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

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

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孟子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

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

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

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其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

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

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故愈嘗

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

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

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罾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

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

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益富國彊兵之類孟子對曰王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

之室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效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夫

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

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乘去聲。厭於豔反。○此言求利

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

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

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大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

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子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

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此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

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益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

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

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

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

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

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

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

直猶特也

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

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

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

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

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

而擗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

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

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效此。○五畝之宅。一夫

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夜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

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

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

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為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

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

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

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

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

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入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
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久而不知操
刃者之殺久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
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
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
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
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
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
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可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

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梃徒頂反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

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

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

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
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
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
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
未嘗有率獸食入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
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

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

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

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行仁政則天下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

民歸之矣。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

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

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

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去養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

聲○彼謂敵國也。

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

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

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王之

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

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

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

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

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

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

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

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

如是也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

之夫音扶淳音勅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效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

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

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

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

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

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

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

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

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斲。音核。舍。上音速。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郟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

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

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觶。觶而不

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

也。

愛一牛。即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如一。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

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

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

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

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

不忍。豐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

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

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

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

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曰有復於
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
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
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
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

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
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
王非挾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人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斃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

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

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

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

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

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王

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

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郢人

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

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

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眼公何以異於郢敵楚哉

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郢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二

有甚之
有讀為
又

蓋亦之
亦語助

亦結也
蓋亦之

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
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

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

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
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

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
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

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
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

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
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

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
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

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
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
有常產而有常心上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

又
音甚之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使民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

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

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

終不能悟。

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

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

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

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頰同羈
鼻莖也
史記蔡
澤傳唐
舉相蔡
澤蹙羈
註鼻蹙
眉也

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間與之與平聲樂樂

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

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

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

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

也所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

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

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

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

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間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

孟子生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

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

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

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亦安乎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新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

也

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空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

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

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

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仁人

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

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

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

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

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

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

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之。詩云。周頌。我將

人好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

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

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

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過。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

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

貌爰於也。旅衆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甘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

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大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

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

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

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得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不下

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

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

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

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特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其所

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

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

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朏朏有讒民乃

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

侯憂朏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朏朏側

五十一

自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

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

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

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所行百。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

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

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

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宐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

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

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熒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

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

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曾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

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税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

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

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熒困悴貌。王曰。

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

黃德信藏反

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音餒

侯。囊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餒。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餒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臧。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

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

孟子 卷之五 齊宣王 下 託其妻子

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

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也必二反○託寄曰

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

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

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

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

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

身其○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

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

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

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

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

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

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

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

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

可也

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故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

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

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

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

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王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殉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

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

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

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

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

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後來其蘇。霓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

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

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力累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少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鬪，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鬪，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楚事齊

乎？事楚乎？

間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

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

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

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

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

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

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

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

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

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

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

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音屬

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

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

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

孟子

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

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

也。應辭。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曰。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

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

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

君為之 為猶將 也衛將 軍驃騎 傳曰驃 騎始為 出定襄 當單于 捕虜言 單于東 乃更令 驃騎出 代郡言 始將出 定襄後 更出代 郡也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
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
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入
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
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
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
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注卷二



明治十年

五月申旬

欽定

以

孟子集注

卷二

